

一、呼吸／陳列

潭邊的一處轉彎地帶，茂密地長了很大的一片巴拉草。我走近時，聽到一種奇特的聲音此起彼落地沸沸揚揚在這些蔓草間。那聲音，好像是好幾千副牙齒一起不斷地上下輕輕叩撞時發出來的，都是單音，但輕重不一，頻率似也有差異。分別細辨之後，才發現有的只接連著快速碰敲兩次，有的六、七次，然後停頓一下，然後繼續，如此一再重複，整個形成如無數的竹節敲擊或一再拉出同一個音的無數大提琴的交響呼應，只有偶爾會從中竄出數聲蛙叫，作為點綴。我從未聽過這樣的聲音，也分辨不出這聲音來自水下或水面或是草葉間，只覺得，這一直密密震顫共鳴著的全部聲音，似乎很含蓄，但又帶著某種很堅持的意思，在全屬巴拉草的群落中，在潭邊這個小角落水域的上方，低低沉沉地漂浮，並隨時消失在午後清澄的空氣裡。我猜測這應該是某種生物的聲音，但很疑惑到底是什麼生物呢，而且數量怎麼這麼多。

後來，一個男人和兩個小孩和三隻狗，一起穿過欒樹叢和草地，來到我蹲坐的堤岸邊。我問他那是什麼聲音。他說：「蛤仔啊！」我有點吃驚，但又似恍然大悟，覺得理應如此。他說：「蛤仔很多很多噢，但很難抓到，晚上較好抓，但常會碰到蛇。」我問：「蛤仔為什麼這麼叫？」他說：「呼吸啊！」同時一邊脫掉上衣和外褲，走進水裡去。

他用手拋網在捕魚。每拋一次網，水面就是一下子很輕的啪拉聲。但每次獲得的魚並不多；小的，放回水中去，若有大的，就放入繫在腰際的網袋裡。那兩個小孩，一男一女，約略都只有七、八歲不到的年紀，這時全身光溜溜，在水邊遊戲，不時輪流潛入水裡，且不時冒出來換氣。水聲和笑聲貼著水面傳來，混合了蛤仔的呼吸聲，在我和三隻狗或坐或趴著的岸旁動盪。

山的影子無聲無息地逐漸涉入水中。一隻水避仔浮移在不遠的水上，然後失蹤在巴拉草的身影後。好幾處水面閃爍著細密的銀光。附近樹林裡不時響起一些鳥叫聲，聽得較為真切的有大卷尾、小彎嘴和樹鵲，以及稍遠處山坡上的數隻五色鳥。蛤仔持續熱烈地低沉發聲。兩個孩子仍在嬉戲。大人繼續撒網。一切都在呼吸，在世界的這個僻靜的角落裡。

二、寫給秋天／羅蘭

儘管這裡是亞熱帶，但我仍從藍天白雲間讀到了你的消息。那藍天的明淨高爽，白雲的淺淺悠閒，依約仍有北方那金風乍起，白露初零的神韻。

一向，我欣仰你的安閒明澈，遠勝過春天的浮躁喧騰，自從讀小學的童年，我就深愛暑假過後，校園中野草深深的那份寧靜。夏的尾聲已近，你就在極度成熟蓊鬱的林木間，怡然的擁有了萬物。由那澄明萬里的長空，到穗實累累的秋禾，就都在你那飄逸的衣襟下安詳的找到了歸宿。接著，你用那黃菊、紅葉、征雁、秋蟲，一樣一樣的把宇宙點染上含蓄淡雅的秋色；於是木葉由綠而黃，而蕭蕭的飄落；蘆花飛白，楓木染赤，小室中枕簟生涼，再加上三日五日瀟瀟秋雨，那就連疏林野草間，都是秋聲了！

想你一定還記得你伴我渡過的那些複雜多變的歲月。那兩年，我在那寂寞的村學裡，打發淒苦無望的時刻，是你帶著哲學家的明悟來了解慰我深藏在內心的悲涼。你讓我領略到寂寥中的寧靜，無望時的安閒；於是那許多唐人詩句都在你澄明的智慧引導之下，一一打入我稚弱善感的心扉。是你教會了我怎樣去利用寂寞無俚的時刻，發掘出生命的潛能，尋找到迷失的自我。

你一定也還記得，我們為你唱「紅葉為他遮煩惱，白雲為他掩悲哀」的那兩年愴涼的日子。情感上的磨折使我們覺察到人生有多少幻滅、有多少殘忍、有多少不忍卒說的悲哀！但是，紅葉白雲終於為我們沖淡了那膠著沉重的煩惱和憂鬱；如今時已過，境早遷，記憶中倒真的只殘留著當時和我共患難的那個女孩落寞的素臉。是「白雲如粉黛，紅葉如胭脂」，還是「粉黛如白雲，胭脂如紅葉」？那感傷落寞的心情如今早已消散無存！原來一切悲愁如加以詩情和智慧去塗染，都將成為深沉激動的美麗。你是曾如此有力的啟迪了我們，而我在逐漸沉穩的中年，始領悟到你真正的豁達與超然！

你接收了春的絢爛和夏的繁榮；你也接收了春的張狂和夏的任性，你接收了生命們從開始萌生、到穩健成熟，這期間的種種苦惱、掙扎、失望、焦慮、怨忿、和哀傷；你也容納了它們的歡樂、得意、勝利、收穫、和頌讚。

三、明日的笑靨／琴涵

如果，生命有如一株樹，我們希望它結實纍纍，也希望它花葉扶疏，更希望它頂天立地，傲岸不屈。但，我們必先將根深深地埋進土裏。往下紮根，不是一件輕鬆愉快的事，卻是如此重要。紮根的工作做得愈好，將來面對惡劣的環境也就愈經得起考驗。

樹，以美麗的花朵燦爛了世界，以甜蜜的果實奉獻給人類，更以濃密的枝葉擋去風沙，遮蔽酷日，贈予大地一片青綠，更給疲憊的旅人一地清涼。而我們，曾為我們生存的世界，提供了什麼樣的努力及成果呢？

有些人老是將一己的不如意歸咎於時運不濟，自怨自艾，不圖振作；但，畫地自限、自甘墮落的結果祇注定是個悲劇。事實上，我們也曾看到許多真正身處困境的人，反而積極向前、樂觀奮鬥，也終於贏得無數的掌聲，而攀摘別人所歆羨的成功。

沒有人能事事順遂，也因此，誰能在最後展開笑顏的才是真正的笑。當我們胼手胝足辛勤耕耘，揮淚揮汗埋首工作時，這一切的努力原為的是明日的笑靨——更美好的遠景。在我們歡呼收穫，面對輝煌成就的當兒，我們知道：所有的辛勞並不曾白費。我們曾支付了多少，我們也必將獲得多少。「一分耕耘，一分收穫。」原是我們耳熟能詳的。在生活裏，它是一句簡單的言語，卻也是真理。

我好喜歡泰戈爾的一首小詩：

讓生時麗似夏花，

死時美如秋葉。

不知生，焉知死？若我們生而為人，不能熱愛世界、擁抱生命，死後的世界又何足關心？因此，當我們活著的時候，我們能不拚命去追求、去把握一切可能的希望、光明和愛——瞭解和關切我們周遭的人或物，活得興致盎然、生氣蓬勃？如此，當生命的最後一刻來臨，我將坦然接受它而毫無畏懼。像一株曾是枝頭綻放的新綠，隨著時序的更換，它枯黃、萎謝，終於辭別枝頭，靜靜地躺在大自然的懷抱裏。

讓我們以歡欣的心情去迎接每一個即將來到的日子，那是美好而又嶄新的一天。我們努力地工作，生活也必像綻放的花，輕輕搖曳於微風之中，讓日子更為充實，世界更為和諧，微笑永恆佇足。

四、給母親梳頭髮／林文月

這一把用了多年的舊梳子，滑潤無比，上面還深染著屬於母親的獨特髮香。我用它小心翼翼地給坐在前面的母親梳頭；小心謹慎，盡量讓頭髮少掉落。

天氣十分晴朗，陽光從七層樓的病房玻璃窗直射到床邊的小几上。母親的頭頂上也耀著這初夏的陽光。她背對我坐著，花白的每一莖髮根都清清楚楚可見。

唉，曾經多麼烏黑豐饒的長髮，如今卻變得如此稀薄，只餘小小一握在我的左手掌心裏。

記得小時候最喜歡早晨睜眼時看到母親梳理頭髮。那一頭從未遭遇過剪刀的頭髮，幾乎長可及地，所以她總是站在梳妝臺前梳理，沒法子坐著。一把梳子從頭頂往下緩緩地梳，還得用她的左手分段把捉著才能梳通。母親性子急，家裏又有許多事情等著她親自料理，所以常常會聽見她邊梳邊咕儂：「討厭死啦！這麼長又這麼多。」有時她甚至會使勁梳扯，好像故意要拉掉一些髮絲似的。全部梳通之後，就在後腦勺用一條黑絲線來回地紮，紮得牢牢的，再將一根比毛線針稍細的鋼針穿過，然後便把垂在背後的一把烏亮的長髮在那鋼針上左右盤纏，梳出一個均衡而標致的髻子；接著，套上一枚黑色的細網，再用四支長夾子從上下左右固定型狀，最後，拔去那鋼針，插上一隻金色的耳挖子，或者戴上有翠飾的簪子。這時，母親才舒一口氣，輕輕捶幾下舉瘦了的雙臂；然後，著手收拾攤開在梳妝臺上的各種梳櫛用具。有時，她從鏡子裏瞥見我在床上靜靜偷看她，就會催促：「看甚麼呀，醒了還不快起床。」也不知道是甚麼緣故，對於母親梳頭的動作，我真是百觀不厭。心裏好羨慕那一頭長髮，覺得她那熟練的一舉一動也很動人。

我曾經問過母親，為甚麼一輩子都不剪一次頭髮呢？她只是回答說：「呶，就因為小時候你阿公不許剪，現在你們爸爸又不准。」自己的頭髮竟由不得自己作主，這難道是「三從四德」的遺跡嗎？我有些可憐她；但是另一方面卻又慶幸她沒有把這樣美麗的頭髮剪掉，否則我就看不到她早晨梳髮的模樣兒了。跟母親那一頭豐饒的黑髮相比，我的短髮又薄又黃，大概是得自父親的遺傳吧，這真令人嫉妒，也有些兒教人自卑。

五、春之懷古／張曉風

春天必然曾經是這樣的：從綠意內斂的山頭，一把雪再也掌不住了，撲嗤的一聲，將冷臉笑成花面，一首淅淅然的歌便從雲端唱到山麓，從山麓唱到低低的荒村，唱入籬落，唱入一隻小鴨的黃蹼，唱入軟溶溶的春泥——軟如一床新翻的棉被的春泥。

那樣嬌，那樣敏感，卻又那樣渾嫩無涯。一聲雷，可以無端地惹哭滿天的雲，一陣杜鵑啼，可以斗急了一城杜鵑花，一陣風起，每一棵柳都吟出一則則白茫茫、虛飄飄說也說不清、聽也聽不請的飛絮，每一絲飛絮都是一件柳的分號。反正，春天就是這樣不講理、不邏輯，而仍可以好得讓人心平氣和。

春天必然曾經是這樣的：滿塘葉黯花殘的枯梗抵死苦守一截老根，北地里千宅萬戶的屋樑受盡風欺雪壓猶自溫柔地抱著一團小小的空虛的燕巢，然後，忽然有一天，桃花把所有的山村水廓都攻陷了。柳樹把皇室的御溝和民間的江頭都控制住了——春天有如旌旗鮮明的王師，團長期虔誠的企盼祝禱而美麗起來。

而關於春天的名字，必然曾經有這樣的一段故事：在《詩經》之前，在《尚書》之前，在倉頡造字之前，一集小羊在嚼草時猛然感到的多汗，一個孩子在放風箏時猛然感覺到的飛騰，一雙患風痛的腿在猛然間感到的舒活，千千萬萬隻素手在溪畔在塘畔在江畔浣沙的手所猛然感到的水的血脈……當他們驚訝地奔走互告的時候，他們決定將嘴噉成吹口哨的形狀，用一種愉快的耳語的聲量來為這季節命名——「春」。

鳥又可以開始丈量天空了。有的負責丈量天的藍度，有的負責丈量天的透明度，有的負責用那雙翼丈量天的高度和深度。而所有的鳥全不是好的數學家，他們吱吱喳喳地算了又算，核了又核，終於還是不敢宣布統計數字。

至於所有的花，已交給蝴蝶去點數。所有的蕊，交給蜜蜂去編冊。所有的樹，交給風去縱寵。而風，交給檐前的老風鈴去一一記憶、一一垂詢。

春天必然曾經是這樣，或者，在什麼地方，它仍然是這樣的吧？穿越煙籬與煙籬的黑森林，我想走訪那躑躅在湮遠年代中的春天。

六、目送／龍應台

華安上小學第一天，我和他手牽著手，穿過好幾條街，到維多利亞小學。九月初，家家戶戶院子裡的蘋果和梨樹都綴滿了拳頭大小的果子，枝桠因為負重而沈沈下垂，越出了樹籬，勾到過路行人的頭髮。

很多很多的孩子，在操場上等候上課的第一聲鈴響。小小的手，圈在爸爸的、媽媽的手心裡，怯怯的眼神，打量著周遭。他們是幼稚園的畢業生，但是他們還不知道一個定律：一件事情的畢業，永遠是另一件事情的開啟。

鈴聲一響，頓時人影錯雜，奔往不同方向，但是在那麼多穿梭紛亂的人群裡，我無比清楚地看著自己孩子的背影——就好像在一百個嬰兒同時哭聲大作時，你仍舊能夠準確聽出自己那一個的位置。華安背著一個五顏六色的書包往前走，但是他不斷地回頭；好像穿越一條無邊無際的時空長河，他的視線和我凝望的眼光隔空交會。

我看著他瘦小的背影消失在門裡。

十六歲，他到美國作交換生一年。我送他到機場。告別時，照例擁抱，我的頭只能貼到他的胸口，好像抱住了長頸鹿的腳。他很明顯地在勉強忍受母親的深情。

他在長長的行列裡，等候護照檢驗；我就站在外面，用眼睛跟著他的背影一寸一寸往前挪。終於輪到他，在海關窗口停留片刻，然後拿回護照，閃入一扇門，倏乎不見。

我一直在等候，等候他消失前的回頭一瞥。但是他沒有，一次都沒有。

現在他二十一歲，上的大學，正好是我教課的大學。但即使是同路，他也不願搭我的車。即使同車，他戴上耳機——只有一個人能聽的音樂，是一扇緊閉的門。有時他在對街等候公車，我從高樓的窗口往下看：一個高高瘦瘦的青年，眼睛望向灰色的海；我只能想像，他的內在世界和我的一樣波濤深邃，但是，我進不去。一會兒公車來了，擋住了他的身影。車子開走，一條空蕩蕩的街，只立著一只郵筒。

我慢慢地、慢慢地瞭解到，所謂父女母子一場，只不過意味著，你和他的緣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斷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漸行漸遠。你站立在小路的這一端，看著他逐漸消失在小路轉彎的地方，而且，他用背影默默告訴你：不必追。

如果叫我說我與父親打獵的故事，說個三天兩夜都說不完。在記憶裡，父親的獵人哲學讓我上了一課：原住民如何與所有事物維持平衡，以及如何以人性的觀點對待大自然。

小時候的我，可能因為好動調皮，所以成為部落裡不受歡迎的小孩。通常，只要部落裡哪家的東西壞了，或是不見了，很快地就會傳到我父親的耳朵裡。接下來，難免就是一陣毒打，是不是我幹的都是一樣，只因為我不受歡迎。

父親為了怕部落的人說話，只要一有假日，就帶著我到他的獵場打獵，所以那時候讀小學的我，最喜歡星期一到星期五上課的日子。有時候我會趁著上學的理由逃課，跑到別人的果園、玉米園與番薯園，去烤玉米和地瓜。黃昏時，遠遠地看到學校的路隊，再插進路隊回家。每到星期六的時候，我就開始害怕，心裡想：「好不容易讓我等到了禮拜天，終於可以放肆玩樂」時，卻會被父親叫住：「明天星期天，你跟我去看陷阱。」

有時走了大半天的路都沒得休息，有時走了一整天還是到不了父親的獵場。他每一次都說：「快到了！」卻彷彿沒有終點。

就這樣子在山上走著。也因為這樣子，對周遭事物的反應非常敏感，大自然的呼吸和脈動，我隱隱約約能夠感受到。過去和父親打獵的日子因為要走很遠的路，當時覺得自己很不幸，不能和別家的小孩子一起玩耍。但現在回想起來，也就是因為這樣，使我比同年齡的孩子，收益得更多，生活也更豐富，並且對大自然的生命史，有一段很人性化的認知。這一切都是拜我父親所賜。

小時候我有個外號叫「理古處」，意思是「話很多」、「那麼多問題」之意。每次跟著父親打獵的時候，對不知道、沒看過、沒聽過、不認識的事物，心裡就有很多「為什麼」、「那個是什麼」、「為什麼會這樣」的一些問題，父親常會很不耐煩，很生氣地跟我說：「理古處！」儘管如此，但我還是要問，問到明白、清楚之後才罷休。好奇心的驅使和打破沙鍋問到底的精神，使得小時候的我便對大自然和山裡的一切非常熟悉，且具有對土地及其他事物敏銳的觀察力。

小時候，只要有蜜蜂飛過我的身邊，我就能判定牠的種類，還能找到蜜蜂窩巢的位置。然而這種經驗的獲得，是因為身上不知道被多少種蜜蜂螫過，才換來對蜜蜂敏銳的觀察力和敬畏感。

八、仙草冰／陳幸蕙

夏日的暑熱，總是一開始便密天匝地而來，不留餘地。挽著提籃上菜場的當兒，偶然見到仙草冰上市，就覺得那樣光潤烏沉的東西，是在為余光中的詩句「暑假剛開始，夏正年輕」做註腳。

的確，在島上小市民的生活裡，仙草冰早已成為「立夏」的標幟。當吹在臉上的風，不知不覺地溫暖起來；當穿在身上的衫子，不知不覺地薄得透明時，彷彿眾所週知的記號，仙草冰便陸陸續續在街頭出現了。

儘管農業社會裡，種種古老的東西，都已經不合時宜地漸被淘汰，成為只能存在於記憶裏的古董。但即使是新奇討巧的冰淇淋捲大行其道的時刻，街頭巷尾，甚至每一個小康殷實的家裡，清淡雋永、市井風味的仙草冰還是被深深懷念著與喜愛著。

仙草冰說來，其實無香無味，它最大的特徵便在於它的色——墨黑，一種並不怎麼適宜在夏天出現的顏色。所有屬於夏日的色彩，似乎都應是明亮的、耀眼的、令人意興飛揚的，但仙草冰卻獨願把灼熱與煩躁都沉澱下來，凝固成那樣柔潤罕見的黑玉。

也許正因為那樣近乎禪定的黑，寧靜得有如初夏之際最最清涼的一塊夜空，什麼也穿透不過，因此，心浮氣躁，什麼也把握不住的夏日裡，烏亮如玉的仙草冰，就格外令人產生一種沉靜的感覺了。

而當你從小販手中，以最低的消費額把它買回來，放在透明的淺盅內，隨意用水果刀劃上幾劃，澆上一點化開的糖水，簡單製作的過程，就能產生一道非常實惠而充滿即興趣味的夏日小品來。

也許，仙草冰的整個好處，便在於這樣的不費力吧？——你毫不費力地買回它、不費力地在陽臺的小几上料理它，也毫不費力地享受它停留在齒隙舌尖的感覺。那種入口之後，並無固定形狀，只是軟涼滑溜，自由激盪著唇舌的輕鬆，對任何人來說，都應是一樁特殊而有趣的飲食經驗。因此，吃仙草冰的人，絕沒有橫眉豎目或喋喋不休的；那是汗出如漿的夏日，一顆飛揚浮動的心，最近乎「止水」境界的平靜時刻。

長一輩的人，常喜歡說仙草冰可以「消暑祛渴」，而領略了仙草冰的好處以後，赤日炎天的盛夏，似乎就真的那麼難以忍受了，因為走在街頭，只要看見仙草冰，我們就覺得自己徹頭徹尾地被敷上一帖清涼。

九、一切從閱讀開始／隱地

人的生命是有限的，能活到一百歲，寥寥無幾。

而文學和藝術作品，源遠流長，一本好書，一首名曲，或一件藝術品，價值永恆，歷經數千年，仍然流傳，成為世界人類共有的財產。

可以這麼說，文學藝術是老天送給苦難人類最好的禮物。

俗世的人生，就是吃喝拉撒睡，和一般動物沒有什麼兩樣，人之所以為人，最大原因在於人會思索，能創作——思索和創作，使得我們能從肉體的現實人生，提升到精神的理想人生。

如果只有肉體的現實人生，我們和一隻關在籠子裡的鳥有何不同？唯有提升人生境界，養成閱讀習慣，接近藝術，從欣賞中獲得精神的快樂，如同鳥飛出籠子，自由翱翔於大自然，人才會覺得心靈踏實，活得有意義，不虛此生。

人活著，最怕活得讓人看起來乾——思想上的一片乾。一個走出學校，從此不碰書本的人，儘管每天不停的在說話，其實他說得越多，聽的人反而越累。一個思想上「乾」的人，能說出什麼豐潤，我們感覺如沐春風的話呢？

活在世上，我們應該過兩種生長的人生：體力的生長，靠吃；智力的生長，靠閱讀。唯有的一生一世不停閱讀，我們才能吸收新知識，成為有智慧的人，有了智慧，人就會產生信心，有了信心，才是一個健康的人，快樂的人。

不能做創作者，就做一個欣賞者，在文學的世界裡，藝術的世界裡，做一個欣賞者。一棵漂亮的文學樹，需要人們歡喜和讚歎，樹有生命，你看他，愛也，他就會婆娑起舞，更加美麗！

慢慢走，欣賞啊，在人世間，多的是富饒的美麗花園，裡面植滿了一棵棵花繁葉茂的文學樹。西洋文學從荷馬的史詩到現代主義，我國古典文學，從《詩經》到明清小說，就是短短只有八十年歷史的現代白話詩，從徐志摩到余光中，從紀弦到痲弦，從冰心到夏宇……也值得我們細細誦讀。總之閱讀、閱讀，不停的閱讀，翻過一個山頭，搖身一變，你就成了創作者，在文學園圃裡，你也能種一棵文學樹。

一旦，你的人生裡注入了對藝術的興趣，和藝術交上一輩子的朋友，就再也不會覺得人生單調和無聊。敲開藝術之門，你會有自己的人生哲學，你會懂得如何替自己做生涯規劃。

到圖書館，你能享受閱讀的快樂；到美術館，你把自己活成一幅美麗的風景；到音樂歌劇院，你的靈魂在跳舞歌唱；到博物館，你打心底感激自己是個「人」，能到這世上旅遊一生。

一切從閱讀開始。閱讀會使我們一生變得色彩豐富。讓我們在有限的生命裡種一棵無限的文學樹！

十、偶戲／司徒衛

要表現人生百態、世間萬象，其實，只要有個舞台也就儘夠了。

而且，不一定需要堂皇的劇場、盛大的樂隊和熠熠明星，只要演出的確實是戲，或確實在演戲，也就行了。

偶戲就是這樣。幾個木偶、數堂佈景、一座具體而微的簡單舞台，外加一個操作者、寥寥幾人的樂隊，就可以開鑼演出了。演出的同樣是生老病死、悲歡離合、興亡盛衰；並夾雜著吹彈歌唱、插科打諢，以及長嘯與低吟、笑與淚……。戲偶表演得像真人實事；真人實事和人生現實混成一體，於是台上台下也打成一片。

布袋戲、傀儡戲之類的偶戲，演出的地點通常在大樹下、廟前的空地或村莊的廣場。樂聲一響就召來一批批觀眾；其中多的是老人與孩童。戲偶在他們眼前晃動或跳躍、或裝模作樣、或耍弄花巧；道白與唱詞在其間繚繞；而他們立刻就有強烈的感受，有時笑得流淚，有時悲哀得流淚。人群中會因此產生一陣小小的騷動，甚或在掌聲之中爆出一些粗俗的笑罵。偶戲往往是東飄西泊地演出，卻在廣大民眾質樸的休閒生活裡定位。它們對於人生世相率直而誇張的刻畫，形成一種有力的還原，或創造一種出人意料的想像與諧趣，因此，戲偶們就在老人和孩童的心靈世界，活潑異常了。

一般的戲劇總是人演人，或人演故事，而偶戲的角色卻是布偶、木偶之類。為什麼要有這樣的更替呢？在偶戲的舞台上出現人生現實，戲偶也具有人性。觀眾在疑真是假及似假卻真之中，就會產生一種異常的思索，而可能有所領悟；由虛假中逼視真實。我們不得不佩服偶戲特殊的模倣功能；它往往會使我們彷彿置身在那個簡單的舞台，或者你我也都變成木偶、布偶，甚或木偶、布偶們在興高采烈地觀看偶戲。也不妨說，偶戲在戲劇發展上，顯現出非凡的智慧，呈現一特殊的模倣，而且表現人類的勇於自嘲，卻又不免相當的羞怯。

偶戲的表演藝術，是口技與手藝的綜合。使得戲偶演得栩栩如生、活龍活現的，全憑操作者運用手指的本領。演「蕭何月下追韓信」，不但戲偶的動作身段，需要與這兩個角色的身分相稱，尤其要著力表現「追」，來掀起高潮；那就全看操作的功力如何了。操作者將布偶套在指上，或將傀儡身上的線用手指提著，這樣的手指便是他情感與想像的導體；它傳導生命給戲偶，一個戲偶絕不能缺少套著手指的空間，或幾根緊緊繫著的線，生命線。

喜歡看偶戲嗎？布袋戲、傀儡戲、還是各式各樣外國來的？看偶戲真是有趣。

看偶戲日久了，也會成為戲迷。入迷的觀眾，有時甚至會懷疑：那個出神入化的操作者，是不是也有一隻變幻莫測的手，伸在他的體內？還是他身上也有幾根看不見的線，被那隻手操縱著？入了迷的觀眾，甚或有時動作也不免戲偶化，好像受到一隻無形的手在操作。入迷深的看每個人，根本都是一個受操作著的戲偶。